



卧龙生真品全集

絳雪玄霜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萬林秋色
楓花宛重唐詩卷
圖



卧龙生真品全集

绛雪玄霜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

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20世纪9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

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

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

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目 录

第 一 回	方兆南师门罹难	(1)
第 二 回	周蕙瑛亡命习武	(25)
第 三 回	遭追杀师伯受伤	(46)
第 四 回	救师妹以图换丹	(72)
第 五 回	寒水潭月夜缔盟	(93)
第 六 回	是非生飞鸽传柬	(122)
第 七 回	九宫山黑夜遭袭	(142)
第 八 回	七巧梭重现武林	(161)
第 九 回	方兆南初遇玄霜	(183)
第 十 回	获绝技佛法无边	(203)
第十一回	献神丹医治众豪	(234)
第十二回	玉骨妖散骨石窟	(252)
第十三回	遭疑猜途中较量	(278)
第十四回	闯三关艺惊群豪	(302)
第十五回	奇剑招更使人疑	(330)
第十六回	疯癫客不召自来	(352)
第十七回	无影拳初显神威	(368)
第十八回	梅绛雪溅血献图	(392)
第十九回	陈玄霜雨夜思情	(413)

第一回 方兆南师门罹难

西北风劲吹，漫天飘着大雪。

河北入鲁的官道上，奔驰着一匹健马，得得蹄声，荡起了片片飞雪。

马上坐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一身蓝色服装紧裹，外罩着鹅黄色披风，左肩上露出飘垂着绿穗的剑柄，扬鞭顾盼，豪兴横飞。

这少年长相异常清秀，剑眉朗目，虎背蜂腰，面如冠玉，英风逼人，虽在弥天大雪，凛冽寒风之下，却全无畏寒之意，眉宇间欢愉洋溢，嘴角间不时露出笑意。

突然，一只低飞的寒鸦，喳的一声，掠顶而过，振翅西去。

蓝衣少年似被寒鸦的叫声，惊醒了欢愉的回忆，微微一皱眉头，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形如莲花，大如核桃的金色暗器，抖手间，破空飞出，去势劲疾，划起了轻微啸风之声。

但闻一声哀鸣，那急飞的寒鸦，应手而落，一团黑影，摔在了雪地上。

刺骨的西北风，仍然劲吹，鹅毛片的大雪，仍不停的飘落着，四野寂寂，仍和刚才一样的安静，除了他之外，再无第二个人知道那皑皑的白雪之下，已埋葬一只飞行在风雪中的寒鸦。

一个不祥的预感，陡然间袭上心头，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颤，忽的放马加鞭，向前疾奔而去。

严寒的风雪中，只见那健马身上一滴滴红色的汗珠，滴洒在白雪地上，用重金选购的长程健马，终于无法负担长时不停的疾

奔劳累，用尽它最后一点气力之后，倒了下去。

蓝衣少年在健马倒地之时，双足微一用力，忽然凌空而起，飞跃出八九尺外，轻飘飘的落在雪地，回头望着那倒卧雪地上的健马，轻轻的叹息一声，自言自语道：“马儿，马儿，生死由你去吧！恕我无暇照顾你了！”

说完霍然转身，放腿向前奔去，其疾如箭，速度并不在那健马奔驰之下。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风雪却越来越大，那蓝衣少年一面不停举手挥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仍然拼着余力向前奔走，鹅黄的披风，被怒吼的寒风吹得簌簌作响。

大约有一刻工夫，走到一湖畔所在，就在这湖畔边缘，巍然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宅院，却看不见一点灯光，夜暗的笼罩下，呈现出一片凄凉。

他抖抖身上积雪，慢慢走向那所宅院。

只见两扇漆黑大门紧紧关闭着，他举手拍击一下门环，半晌不闻宅院中有何声息，心中一急，不觉双手加力一推。但闻呀然一声，两扇漆黑大门突然大开。向里望去，只见院中的雪光盈盈，各室内漆黑如墨，一片幽寂、凄凉。

蓝衣少年略一沉吟，挺身而入，回头把两扇大门关好，缓步向前走去。

穿过一所庭院直到宽敞的大厅中，夜色更加黝暗，伸手难见五指，凛冽的寒风，从门外吹入，刮动壁间的字画，全厅一片沙沙之声，更加重了阴森恐怖气氛。

这蓝衣少年虽有着一身武功，也不禁心头微生寒意，不自觉伸手摸摸剑柄。

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微微一闭双目，调匀真气，再睁眼时，已可看清室中景物。

只见靠壁处，放着一张八仙桌，四张太师椅，排列的十分整

齐。他略一沉思，急步向后院奔去，走过一段通道，到一处幽静的跨院门旁，两扇木门，紧紧的关闭着，一股惊恐的冲动，使他毫不考虑的伸手推那两扇木门。

但他右手将要触到木门上时，又突然缩了回来，他知道这是师父静修内功的所在，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

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恭恭敬敬的对着两扇木门说道：“弟子方兆南，特来向师父请安……”

这两句话说的声音极高，余音荡漾缭绕空际，历久不绝，但那幽静的跨院之中，仍然是一片死寂，听不到半点回音。

一阵劲风吹来，刮落了房上积雪，洒了他一头一脸，脸上一凉，心中也同时泛上来一股寒意，不禁打了个冷颤，双手一推木门，但却纹风未动，想是里边已上了栓。

他向后退了一步，暗中运足真气，集于左肩，正待撞开木门，忽然想起师父那庄严肃穆的面孔，立时一收架势，双臂一振，凌空而起，跃上围墙。

放眼望去，两株盛放的腊梅，雪光中傲然挺立，幽香花气，扑鼻沁心。

一个秀慧娟雅的情影，陡然间展现脑际，他想到了十几年前，曾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小女孩子，共同手植这两株腊梅的情景。

那时，他和她都还是八九岁的孩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一块儿学习武功，一块儿淘气游戏，转眼流光，似水年华，十几年的岁月，很快的过去。

当他艺满离开师门之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晃眼又是两年时间，他这次由千里之外赶来这东平湖畔，一半是探望师父，一半是想看看幼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妹……

他望着梅花出了一阵子神，才飞身而下，缓步向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走去。

付思之间，人已到了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门外，运足真气举手一推，两扇门应手而开。

但见满室布垂素帟，触目一片银白，两具铜棺，并放在素幔环绕之中。

他呆了一阵之后，大叫一声：“师父！”纵身跃扑过去，双手分扶两具棺盖，泪水泉涌而出。

一阵痛泣之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暗道：“师父武功绝世，誉满武林，师母亦是巾帼英杰，一手金莲花，名震大江南北，纵受当世一流高手围攻，亦足可全身而退，这两具铜棺之中，也许不是师父、师母。”

心念一动，急于要查明真象，暗中潜运功力，正待揭开左面棺盖，一看究竟，突闻一个娇如银铃般的声音，起自身后，道：“住手！”

转头望去，不知何时，身后已站立一个白衣白裙、长发披肩的少女。

虽然那少女美丽绝伦，但在此时此地，阴气森森，素幔低垂，双棺并陈的静室之中出现，而且又来的无声无息，方兆南纵然胆大，也不禁吓得心头一跳。

只见那白衣少女微一启动樱唇，冷冷的问道：“你是什么人，三更半夜，跑到这里哭哭啼啼？”

方兆南一沉吟道：“在下乃周老英雄的门下，贱姓方，草字……”

白衣少女接道：“好啦！我又没问你姓名。”

方兆南听得一皱眉头，道：“这两具铜棺之中，存放着什么的尸体，我可否打开瞧瞧？”

白衣少女冷冷的答道：“别瞧啦！一个是周佩周老英雄，一个是周夫人。”

方兆南只觉一股热血由胸中直冲上来，厉声喝道：“此事当

真？”

白衣少女神色不动的冷然答道：“不信你就打开棺盖瞧瞧吧！”

方兆南双手用力，咔嚓的一声，启开了左面一具棺木，探手怀中摸出千里火筒一晃，火光闪动，幽暗的静室中，亮起了一道熊熊的火焰。

目光及处，只见两具棺木之间，放着一张很小的茶几，茶几上置放着一支已经点残的蜡烛。

他抖动着右手，燃起蜡烛，素幔环垂下，烛光更显得明亮。

只见白绫覆盖着一具仰卧的尸体，单单露出一颗花白长髯、白布包发的人头，十几年教养深恩，在他心目之中早已深刻的留下师父音容笑貌，一望之下，立时辨认出来，那仰卧在棺木的尸体，正是他两年未见的恩师遗体。

只觉胸中热血翻腾，再也难以控制悲愤激动的情绪，大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扑拜在棺木之前，放声大哭起来。

温馨的旧情往事，现下都化成了悲愤痛苦，这一哭真是哀恸欲绝。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方兆南已哭得泪尽血流，这一场大哭，暂时发泄了他壅塞在胸中的悲愤情绪，心神逐渐的安静下来。

定神望去，只见那茶几上的蜡烛，只余下了半寸长短，那冷如冰霜的白衣少女，仍静静的站在一侧，脸上神色，毫无变化。

方兆南缓缓的站起身子，目光凝注那白衣少女身上，问道：“你是什么人？我师父师母的尸体，都是你收殓的吗？”

白衣少女望也不望方兆南一眼，冷冷的答道：“我父母受过周老英雄的济助，我收殓他们尸体，算替父母报恩，你已哭闹了一个更次，现在该走啦！”

说完，慢慢的转过身子，缓步向素帏后面走去。

方兆南急道：“姑娘暂请留步，在下还有几句话说。”

那白衣少女已快走入白帋，闻言停住脚步，道：“什么话快说！”

方兆南见她背己而立，连头也不转一下，不禁心头微生怒意，忖道：“这少女好生冷傲。”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那少女似已等得不耐，身躯晃动，人已隐入白帋之中。

方兆南久随师父身侧，常得周佩召入这静室之中受教，知那素帋后面，并无复室，当下提高声音，问道：“姑娘可知家师膝下一位女儿，那里去了么？”

只听素帋后面传来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不知道。”

方兆南双眉一挑，又问道：“姑娘几时到此，可曾见到家师被害的经过？”

但闻白衣少女简短的答话，道：“我来此时，他们已被人杀害很久了。”

方兆南疑心突起，略一沉吟，追着问道：“姑娘何以知道家师夫妇遇害，特地赶来此地收殓尸体？”

素帋后面传出那白衣少女清脆冰冷的笑声，道：“怎么？你怀疑我是杀害了你师父母的凶手么？”说完又是一阵大笑。

方兆南只觉那娇脆的笑声之中，似乎含蕴着一股阴寒之气，听得人毛骨悚然，连打了两个冷颤。

忽然间，素帋一角，伸出一只雪白的手腕，纤纤玉指，紧握着一支胡桃粗细的红色蜡烛，那冷漠娇脆的声音又言道：“你要留在这里替你师父、师母护守灵帋，也好，快点着这支蜡烛，合上棺盖。”

方兆南只觉这少女言词难测高深，行动诡异绝伦，在这等风雪之夜，素幔双棺，阴风森森的静室中，更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

纵是他一身武功之人，也不觉心中直冒冷汗，本能的伸出右

手，接过蜡烛。

只听那素幔之后，又传出那白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你这支蜡烛，已足可支持到天亮，你要是不怕，就在这静室中坐一夜吧！”

方兆南换燃了新烛，盖好棺盖，席地倚棺而坐，望着那莹莹烛光，心中泛起万千感慨。

他想起了投身师门学艺的诸般经过，师父庄严肃穆的性格，使人凛然生畏，师母的慈爱笑容，使人孺慕不已，师妹的娇艳秀慧，更使人倾慕难忘。

欢乐的往事，一幕幕展现脑际，更衬托出目前境况的悲惨凄凉。

夜色深沉，一灯莹莹，他一路的奔走，人早已劳累难支，倚棺斜卧，沉思往事，不觉间沉睡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觉肩上被人推了一掌，睁眼望去，只见一青袍长髯的老人，满脸悲愤之容，静静的站在棺木旁边。

方兆南一见来人，不知是惊是喜，霍然跃起，扑拜身前，泪水泉涌而出。

原来这老人乃周佩最为知己的好友，江南四剑之一的张一平。

那老人轻轻的叹息一声，道：“你起来，慢慢的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方兆南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说道：“晚辈昨夜赶来，师父、师母已然遭人毒手多时……”

那老人微感心头一震，道：“什么？难道你师父、师母的尸体，不是你收殓入棺的么？”

方兆南突然想起那白衣少女，摇摇头道：“不是。”

口中应着那老人问话，却霍然转身，掀开素帏。

但见素帏之后，齐齐的排列一排人头，那白衣少女，已不知